

DEAD WRONGS



《纽约时报》畅销书！

Straight Facts on the Country's More Controversial Cover-Ups

死亡真相

名人死亡事件背后的蛛丝马迹

[美] 理查德·贝尔泽 (Richard Belzer) 著 张媛 译
大卫·韦恩 (David Wayne)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死亡真相

名人死亡事件背后的蛛丝马迹

Straight Facts on the Country's More
Controversial Cover-Ups

[美] 理查德·贝尔泽 (Richard Belzer) 著
大卫·韦恩 (David Wayne)

张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真相: 名人死亡事件背后的蛛丝马迹 / (美) 贝尔泽, (美) 韦恩 著; 张媛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6
书名原文: Dead Wrongs: Straight Facts on the Country's More Controversial Cover-Ups
ISBN 978-7-5060-8283-9

I. ①死… II. ①贝… ②韦… ③张… III. ①政治事件—研究—美国 IV. ①D7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6034 号

Copyright © 2013 by Richard Belzer and David Wayn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kyhorse Publishing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2352 号

死亡真相: 名人死亡事件背后的蛛丝马迹
(SIWANG ZHENXIANG: MINGREN SIWANG SHIJIAN BEIHOU DE ZHUSIMAJI)

作 者: [美] 理查德·贝尔泽 [美] 大卫·韦恩

译 者: 张 媛

责任编辑: 郭 国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29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283-9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前 言

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恶意中伤公平正义的追求者，这些人故意将追求者所说的“共谋”说成心理失衡、精神错乱、产生幻想的结果。

这些人错了。

现实中共谋的定义非常简单，两人或两人以上一起完成一件事就叫共谋。简单地说，这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从古至今，它一直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绝不是毫无边际的想象。

大多数美国公众对 1999 年田纳西州法官所做的宣判一无所知，法官宣判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参与了对马丁·路德·金的暗杀计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一场审判，审判中出现了大量美国历史上重要的证词，主流媒体居然对此集体失声，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可见一斑。身为律师和情报领域及政府使用媒体宣传、传播虚假信息领域的教授威廉姆·莎普作证时表示：

- 媒体对 1999 年法官做出的金博士遇刺案为谋杀的判决几乎视而不见，这与美国政府对媒体报道的操控直接相关。

- 发布虚假信息不只包括在媒体上发表一些文章，也包括阻止媒体公布部分信息。我首先想说的是，正如我过去提到的，虚假信息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产生强大的作用。三十年里，官方的说法是詹姆斯·厄尔·雷是杀害马丁·路德·金的凶手，并称他是个人作案、没有同谋……这一信息被印在公众脑子里长达三十年，如果有人突然站出来表示：这是我干的，不是雷干的，是我干的……公众的大脑根本不会去思考，而是直接得出结论——这不可能。

●中情局的三分之一左右预算用于媒体运营，其中包括国内宣传，例如确保公众相信肯尼迪总统、罗伯特·肯尼迪议员和马丁·路德·金遇刺案中不存在共谋。中情局的预算是保密的（保密的原因就是：你不会告诉被你愚弄的人，他们被愚弄了），但每年至少十亿美金被用于媒体宣传，大部分用于美国国内宣传。

●直至今日，美国情报部门依然大力开展媒体宣传，试图推翻阴谋论、巩固对官方历史记载的认同。美国民众对此无力反抗，媒体的力量如此强大，共谋一词已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

我是说，“共谋”一词本来只表示一件事中不止一人参与。如果你仔细想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不止一人参与，但我们通常假设大多数事情中并不存在共谋。有了这个假设，拥有宣传机构和造假机构的政府就能够成功地让大众接受虚假信息。

当然，并非每一个知名人士或政府官员的死亡都牵扯阴谋。但在其中一些案件中，名人的死亡的确是实施阴谋的结果。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许多人都知道，但只有一些人会说出来”，但这根本不合理。他们会跟谁说呢？——把故事告诉主流媒体进行曝光。他们为什么要说？难道让他们闭上嘴巴不是更重要吗？事实上，有些人的确说话了。例如，长期担任秘密特工的威廉姆·普拉姆利，他的宣誓证词将在本书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章节出现。

主流媒体传播的另一个错误概念是，政府要达到掩盖罪行的目的，一定有很多政府机构串通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要达到掩盖的目的，政府只需判断什么结果对它最有利，然后据此采取行动——为了实现目标不择手段（往往打着“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

例如一个高级联邦调查局官员嘱咐下属，因国家安全需要，密切关注白宫对一项调查的干预行动。通常，特工都会奉命行事。这不是阴谋，就是现实。“你的国家需要你”是一个极为有效的说辞，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足以成为完成任何任务的理由，所以都会闭上嘴巴、开始行动。现实的世界里，美国总统就是你的总司令，大多数人，尤其是执法人员会乐于参加他们认为维护祖国利益、实现祖国目标的行动，并以此为荣。

米格·罗德里格斯是一位正直的检察官，当他发现文森特·福斯特的死亡真相被掩盖、公民权利遭到践踏时，他站出来试图起诉妨碍司法公正的人，但却因此被迫辞职。他对下面这个问题给出的回应是：

为何有这么多人参与掩盖行动？

罗德里格斯回答，证据表明并非所有政府官员都是串通一气，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许多人的角色只是撒个小谎，但所有人的谎言汇集起来就成了一件大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掩盖真相的人不一定就是真凶。当一个案件被认为损害“国家安全”时，掩盖行动就会紧随其后。掩盖行动并非阴谋论者的无端想象，而是真切的事实。

主要媒体描述的场景往往是这样的，一旦有名人死亡，疯狂的阴谋论迅速出现，他们使用惯用的故事版本让案件引起轰动。有时故事是真的，但有时荒谬不堪。

例如，当白宫法律顾问文森特·福斯特的尸体在星期二下午突然出现在公园时，主流媒体迅速将坊间流传的各种奇怪的说法归咎于阴谋论，这有悖于客观原则。其实，本案中最荒谬的说法就是官方的版本，

在尚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谋杀的可能性之时，政府就草草定案为自杀（调查程序不符合警方对暴力死亡案件的标准调查程序）。

事实证明：

- 福斯特手上的火药残余痕迹表明，开枪时死者处于防御姿势——火药痕迹所在的位置表明死者双手只可能在枪筒的前部，他当时应该正在防御攻击者。

- 手枪上没有福斯特的指纹，那是一个潮湿炎热的夏天午后，一个打算自杀的人手心应该会大量出汗，这种情况下，死者很容易在手枪上留下指纹。

- 警方表示，死者手中有一把装有高速子弹的9毫米口径柯尔特左轮手枪，但死者身上却没有发现射击反冲现象，这根本不可能。任何一个谋杀案调查人员都会告诉你，使用9毫米口径的手枪直接射击口腔一定会留下大量血迹，尤其是死者身体、衣服、手枪以及尸体周围区域都会出现大量血迹，现场会杂乱不堪，但在本案中，死者的衣服上没有血迹，就连他白色的衬衫袖口依然一尘不染。会是这把枪吗？不可能。

上面列举的只是三处疑点，实际上还有很多。这显然不是一帮疯子在鼓吹阴谋论，而是因为官方说法中的漏洞比比皆是，处处有误，让人不得不思考：此事另有隐情。只要你留心相关事实，就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官方的说法才是最疯狂、最愚蠢的！

总而言之，为了写这本书，我们研究了很多作家和调查人员，与他们不同，我们事先没有设定任何程序，只跟随证据的脚步前行……

自序 I

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简直是魔术师的作品。那就是一个舞台，摆满了各种道具和镜子，在拉开帷幕的那一刻，所有演员，所有舞台布景，全都消失了……制定阴谋的人猜对了，他们的罪行将被阴影和沉默掩埋，最终代替他们接受惩罚的就是一个疯子，还有许多玩忽职守的人。

——詹姆斯·赫伯恩，《再见，美国》

很厉害吧，哈？

——林登·约翰逊，美国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将沃伦

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交给他时，他所说的话

当我读到检察官文森特·巴格鲁斯所写的《再现历史》时，我对推荐这本书的店员说：“很厉害，哈？”店员笑了一下，似乎听懂了我的话，但愿吧……我心想，在一份调查报告用六千多页的篇幅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是奥斯瓦尔德干的!!!”之后，巴格鲁斯为什么还要花五年多的时间写这本书？他在书里如平日一样激动易怒，信誓旦旦地要再现历史，却居然无视了大量学者、作家、记者、档案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一丝不苟的客观研究，无视了他们得出的与这位受人尊敬的检察官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却无可置疑的结论。

当我打开这本“历史”，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巴格鲁斯先生是第一位讲述他自己负责的案件的人……对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读者来说，他在这件事上都不具备进行真正的历史学研究的资格，更不可能做

到客观。

即使我们这些不从事法律工作的普通大众也能清晰地看到，本案中有大量证据被无视、歪曲、胡乱解读，必要时，他荒唐地得出了极为荒谬的结论，对有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谁、做了什么、目的何在随意猜测，毫无道理可言。

不出意料，所谓的主流媒体纷纷对巴格鲁斯做出的批评言论欣然接受，就像古代的教主翻阅了1600页的文献后终于证明世界是平的！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几千页的理论和反理论呢？一个事实紧接着另一个事实，层出不穷。我仔细翻阅了那些文字，感觉自己就像布·拉德力在观看世界语版本的《好汉两个半》，像在观看一部被投射在塔萨代村庄上空的云彩上的大卫·林奇的影片。

我被教导过真相会带给你自由……除非你想知道的事实是杀害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是谁。

和你们很多人一样，我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在法国有一个家，在影视圈有一份事业。你可能因为广受好评的电视连续剧《法理情的春天》或者电视节目《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以及我的政治评论文章、书籍对我有所了解，甚至也可能在夜总会遇到我……我不知道！反正别烦我！像你一样，我想继续我的生活，不愿无所事事、只会空想到底是谁杀害了肯尼迪总统。

我理应为这起“世纪谋杀”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奥斯瓦尔德根本不可能是枪击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我就要这样说，而且对巴格鲁斯之辈毫无歉意。让我最后一次对这个让人讨厌的事实做一次解释，这位检察官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唯一阅读过沃伦报告全文的人，但是他却没说他对报告内容中的矛盾和遗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肯尼迪总统的脑袋被打开花之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发现正在教科书仓库楼的二楼喝可乐。他的上司罗伊·特鲁利和驾驶摩托车的警察马里恩·贝克确认他的确在现场。根据沃伦委员会的报告，他们对上述三人相遇的场景进行过两次重现：第一次案情重现时，贝克（步行！）到达仓库楼的二楼，用了1分30秒；第二次试验中，用他的话说，用“小跑前进的方式”用时1分15秒……在模拟奥斯瓦尔德行动时，特工处的约翰·豪利特携带一支步枪（11月22日案发当天，教科书仓库楼上共发现了三支步枪，分别是一支德国毛瑟步枪、一支意大利曼力夏-卡尔卡诺手动步枪和一支英国恩菲尔德步枪，不过这是另外一件事了）从“安全据点”到达这支步枪最终被发现的位置，凶手不仅是简单地将这支枪放置在那里，而是藏了起来，这将耗费更长的时间。但是，沃伦委员会的报告中贝克的反应时间较他实际行动时间要长，据贝克本人的证词，案发后他迅速从他摩托车所在位置跑向教科书仓库楼，但在沃伦委员会在案情重现时故意放慢了贝克的反应速度，目的是制造一种凶手有充足时间完成任务的假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口中奥斯瓦尔德使用那支瞄准器严重偏离的手动栓式老古董完成的奇迹：他连射三枪，枪枪精准（其中一枪简直可谓“魔幻”：阿伦·斯帕克特代表沃伦委员会发表的观点完全违背了牛顿物理学！），从开枪的位置悄悄移开，把枪擦干净，绕过一摞一摞的图书，沿着曲折的路线来到第六层的另一端，把枪放到两摞书之间，飞奔下四级台阶（我去过这个仓库楼，由于每层都有一个楼梯平台，所以他跑过的距离相当于八级台阶），这是沃伦委员会听证会和证据报告（XXVI）第679页的内容……但是根据特工贝克的第3076条描述，“在学校餐厅楼的二楼，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喝可乐”，奥斯瓦尔德看上

去非常平静，根本没有因为事发后 60 秒到 65 秒之间就碰到总统的保镖贝克和罗伊·特鲁利而感到紧张或气喘吁吁。女士们、先生们，再重复一遍：从人类身体机能角度分析，奥斯瓦尔德根本不可能是射击肯尼迪总统的凶手！谢谢，晚安！

最后，我希望我们的检察官思考下面这两段话：

请允许我怀着恭敬之情指出，无论证据是什么，在它经过反复论证之前，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具备科学证据的资格……

——费尔南德·拉伯里，艾米丽·左拉案辩护律师

1898 年 2 月 17 日，巴黎

直面真相是高尚的……

——牛津学者理查德·道金斯

理查德·贝尔泽

自序 II

政府不断制造谎言，大多数人渐渐开始把谎话当成现实。但司法证据却与政府的说辞大相径庭，它们用无声和永恒的语言为我们指明了事实的方向。

无论罪犯是政府、歹徒还是疯子，他们都难免出现纰漏，事实证据会默默地、诚实地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时证据面目丑陋，即使如此，它依然是令人欣慰，甚至是迷人的：紫色的淤伤（专业术语称为尸斑）告诉我们，尸体在死者死亡之后被移动过；脸颊上出现呕吐物痕迹说明死者死亡时的姿势不是站姿或坐姿，如果死者还服用或注射过药物，则说明死者体内的药品尚未被完全消化。

证据就像一片流沙中固定不变的明灯，指引我们探索的方向。证据的作用至关重要，就连某项证据的缺失也会带来启示：案发现场没有大量血迹说明某些情况不可能发生；胃部没有反射性物质表明死者没有吞服过药物。

如果你依然相信玛丽莲·梦露死于服药过量，或者相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杀害肯尼迪总统的真凶，或者瑟翰·比沙拉·瑟翰杀害了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请你最好接着往下读。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你有义务弄清事实真相。上述几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你认为我得出这个结论太傲慢，那么请仔细阅读这三章内容，它一定会让你改变想法。我的结论不只是一个观点，而是由所有证据指明的必然结论，只要仔细研究证据，你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扎

克·谢尔顿的《谢尔顿报告》会在本书有关肯尼迪总统的章节出现，他非常准确地阐述了我们的原则：

我没有任何理论观点，我所有的只有事实。

本书中的案件可分为两类：一类案件据称是自杀或在调查之初就被认定为自杀，但种种疑点表明死者可能是被谋杀；另一类案件可以被确定为谋杀，但有种种疑点无法解开，说明案件另有隐情。其中一些案件，疑点非常明显：一个人用栓式步枪向自己头部连开五枪，这实在难以想象，即使在德克萨斯也让人难以置信。另一些案件中，官方说法的漏洞相对隐蔽，但只要仔细研究，就会渐渐暴露。

本书的一些章节对某一起暗杀事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阅读本书时请留意“可能的情况”下面的文字，这部分内容并不只包含事实证据，还包含一些猜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尽管这部分内容所涉颇多，但我们并不一定认同所有观点。

司法取证学并不是听上去或者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简单。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著名学者、统计和毒理学教授克里夫·施皮格尔曼曾为业内期刊写过大量文章，被公认为取证技术领域的专家，他表示：

司法科技在应用过程中往往缺乏科学手段，在级别很高的案件也是如此，包括子弹铅成分分析（联邦调查局取样实验室已淘汰了这种方法）和射击痕迹分析（子弹上的痕迹）。

施皮格尔曼和他的同事一直呼吁对肯尼迪遇刺案重启调查，因为最初的调查取证过程“存在根本性缺陷”。

事实是，几乎所有取证过程都没有统计学领域、大学独立科研领域以及联邦研究实验室的参与……结果就是，法律结论仍带有不确定性，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明。例如，一般情况下，会通过射击工具痕迹分析来确定死者体内的子弹是否是某支手枪所射击，结论通常十分确定。然而国家研究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两份报告，表明这种所谓的确定结论并没有统计学基础。因此，一些联邦及地方法院最近规定，射击工具痕迹分析结果只能证明死者体内的子弹很可能是某支手枪所射击。

科研领域已经看到了司法科技领域的毫无作为，但是司法系统却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施皮格尔曼召集科研专家和司法专家组成了一个“子弹证据”研究小组，其中包括前联邦调查局科学家、取证技术专家及弹道学专家威廉姆·托宾。这个小组在研究中利用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还未出现的成分分析方法，结论是什么？对于政府对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的调查取证结论为：

……被用于排除本案还有一名杀手的可能性的证据具有根本性缺陷。

大卫·韦恩

目 录

- 第一章 法兰克·奥尔森 / 001
- 第二章 亨利·马歇尔 / 021
- 第三章 乔治·克鲁提雷克 / 027
- 第四章 玛丽莲·梦露 / 033
- 第五章 约翰·肯尼迪 / 117
- 第六章 马丁·路德·金 / 199
- 第七章 罗伯特·肯尼迪 / 239
- 第八章 弗雷德·汉普顿 / 267
- 第九章 文森特·福斯特 / 279
- 第十章 大卫·凯利 / 339

第一章 法兰克·奥尔森



1953 年 11 月 28 日死亡，美国中央情报局特种行动部门（最高机密研究组）负责人。

